

# 楊立奎昂然鬪學聯

喬家才

## 好些學聯該誰領錢

中外雜誌讀友現在美國的四川周谷先生，看過我寫的關山煙塵記第十五頁：「有一天，楊（立奎）先生在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載了一則啓事，標題是『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』。說他們不要倫理，不要道德，是禽獸也。第二天，那些所謂新啓蒙運動的左傾教授張申府、陳豹隱等，也在大公報上登載一則啓事，答覆楊先生，說他們並沒有不要倫理，不要道德。第三天，楊先生又刊出一則啓事，說他所以要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，就是希望他們不做禽獸，現在他們既然明白表示，不敢不要倫理，不敢不要道德，那就是他的警告生了效力，達到警告的目的。」

周谷先生致力學問，毫不含糊，處處求真，事事落實。他想把這三則啓事找出來，加以研究。花了兩天功夫，到華盛頓國會圖書館，翻閱民國二十五、六年（一九三六、七年）的天津大公報。可是仔細看過以後，並沒有找出這三則啓事

，卻看到許多有關楊立奎的其他資料，抄下來，由航空寄給我。我寫關山煙塵記時，手頭沒有任何參考資料，全憑記憶。事隔三十年，很容易記錯了。趕緊寫信告訴周先生，也許這三則啓事登在北平世界日報。可惜美國國會圖書館並沒有保存着北平世界日報，這三則啓事原文，還是沒有找出來，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。

接着周谷先生把他看過相反書刊裏面，有關楊立奎的資料，也或抄錄，或影印出來寄給我，給我參考。這些資料，有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五月十五法國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，係當地中國共產黨的刊物；還有共產黨一九六〇年出版，李昌（？）等著的「一二九回憶錄」。這些共產黨的書刊，都是在謾罵楊立奎。共產黨善於說謊，都是歪曲事實的違心之論。我想，楊立奎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，我們不能任由共產黨對這位志行高潔，擇善固執，不懼怕邪惡勢力，三十年前的反共學人，任人污蔑，沈默不言，實有替楊先生說幾句公道話的必要。

楊立奎在七七事變以前，任北平師範大學物理系主任，並主持師大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，同時又是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主席。楊立奎純粹是一位研究科學的學者，對學生負責，熱心為大眾服務，對於政治並不感興趣。共產黨所說的一二九，係指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十二月九日，因日本軍閥逼迫我們實行所謂華北自治，北平學生聯合會（簡稱學聯）發動遊行請願。美其名為愛國，骨子裏是在執行共產黨的計畫，藉機會來反對政府。在起初，楊立奎不知底細，還認為他們真是愛國運動，非常同情。後來為甚麼一百八十度轉彎，揭發學聯的秘密，挺身而出，又要來反對呢？乃是在他發覺「學聯」受共產黨經濟支援以後，他認定學聯完全是共產黨的工具，並不是純粹的學生團體。他們的動，另有企圖，也不是真正的愛國運動。

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二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第四版北平通訊，曾刊出以下的一段新聞：「國立師範大學教授楊立奎，前於學校舉行紀念

週時，對學聯會受任何一方面利用事，加以指摘。曾謂十二月十七日（民國二十四年）有人向余言，有人匯來兩萬元給予學聯，為撫卹受傷學生之用。惟學聯甚多，不知交予那個學聯為是，請教聯會（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）代收轉交。余答以余亦不知有幾個學聯，且余向來不願經手銀錢。余意可交給各校長，因各校有若干受傷者，校長均清楚也。余聞其言及——又有匯款五萬之事，並聞共產黨亦匯款十二萬元給學聯，為某當局所扣，此二事均保得之傳聞等語。事隔多日，昨晨十一時許，師大學生杜書田由校外率領二十餘人，闖入師大理學院物理系辦公室，要求楊氏對紀念週報告詞加以解釋。楊氏當對該人等加以勸告，並稱如有任何方面利用事實，凡屬愛國份子，均可檢舉，希各覺悟。如認為有意造謠，可以提起訴訟云。糾纏甚久，至十二時許始散去。當校外學生衝至校內，理學院大門不知何時被人關閉，一時校內空氣突形驚恐，幸未發生任何不幸事件。楊氏並於昨日下午發表告師大同學書，報告事件經過真象。並囑同學運用自救之本能，應付惡劣之環境等語……從這一段新聞報導，可以明白楊立奎同「學聯」是怎樣鬧翻的，為甚麼他要反對共產黨，也可以了解楊的處境是怎樣危險。從師大校外來的二十多個暴徒，衝進物理系辦公室，糾纏甚久，正是說明「學聯」無法無天，蠻橫到甚麼程度，居然派暴徒到一座學府尋釁。而楊先生泰然處之，毫不畏懼，毫不屈服，這種大無畏精神，又多麼令人欽佩。

### 乾脆登報提出控告

到了二月二十一日，楊立奎在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出一則啓事。

楊立奎告被共產黨收買之北平學聯幹部啓事

北平世界日報登載學聯啓事已悉，今作答覆如下：一、學聯如在各報登另則啓事，並通告全市各學校學生會，亦貼同樣之標語，則事實證明，立奎確係造謠，立奎當自効以謝青年。二、如願以法律解決，請向法院起訴，立奎當即提出所知鐵證。

附請學聯會登報啓事五項：(一)打倒萬惡之共產黨；(二)打倒出賣民族之共產黨；(三)打倒假借愛國運動，宣傳赤化，欺騙青年之共產黨；(四)打倒共產黨煙幕下之社會民主黨；(五)打倒宣傳反動，欺騙青年之教授。

楊立奎的這一則啓事，多麼乾脆，多麼有力量。他要學聯登啓事五項，打倒共產黨，他們不敢登，因為學聯早已變成共產黨的傀儡組織，他們怎敢打倒共產黨呢？楊先生又要他們到法庭起訴，學聯不敢這樣做，因為楊先生手裏握有鐵證，他們害怕他，不敢同他打這一場官司。楊先生單人匹馬，一口氣提出五個打倒。一個人赤手空拳，同共產黨、同社會民主黨、同學聯、同民先、同左傾教授那麼衆多的人搏鬥，全憑他那種維護真理，維護倫理道德的精神。他理直氣壯，勇氣百倍，毫不氣餒，奮鬥到底。他曾同衝進他辦公室的二十多個暴徒，面對面週旋，不怕他們圍

攻糾纏，不向他們低頭屈服，卻被他們逼出這樣一則啓事，學聯真是引火燒身，自找苦吃。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件大事，寫中國教育史，寫中國近代史的人，千萬不能把楊立奎孤軍奮鬥的這一段光榮歷史漏掉。

當時的北平「學聯」和各學校的學生會，幾乎都把持在共產黨分子的手裏。因為各學校都有共產黨的職業學生，這批傢伙並不是為求學來上學校，而是奉了共產黨的使命，來做工作的。他們根本不需要讀書，全部時間都用在製造糾紛，製造事件，來爭取所謂進步分子，擴展共產黨的組織。各學校的大多數學生，他們覺得化上父兄的金錢，好不容易考進中學，考進大學，都想在學問上打下一些基礎，將來好做一番事業，多半埋頭讀書，不管那些讀書以外的閒事。共產黨的職業學生，就利用這種羣衆心理，以少數控制多數，控制了各種學生團體，控制了各學校的學生會，進而控制了學聯。（現在美國各大學的情形，正是三十年代北平各大學的翻版。我敬告美國的教育家，假如你們不提高警覺，也許三四十年的後，你們或者你們的子孫要變成共產極權之下的奴隸，恐怕不能再標榜你們的民主制度了。）

共產黨還有一個外圍組織，叫做民族解放先鋒隊，簡稱「民先」。因為這個組織的名稱響亮，利用青年的愛國熱忱，以民族解放作號召。有些青年滿腔熱血，不明究竟，糊裏糊塗加入民先。自以為是愛國，實際上是上了共產黨的賊船，中了共產黨的圈套，成了共產黨的工具，被共產黨利用驅使，牽着鼻子走，而不能自拔，可憐又

復可欺。各學校的民先非常活躍，和學生會表裏爲奸，把整個學校籠罩在烏煙瘴氣的共產黨氣氛之下，囂張跋扈，無以復加。有些學生不滿意他們這種作風，但是勢力孤單，力量薄弱，而且彼此沒有聯繫，一盤散沙。無組織無法對付有組織，敢怒不敢言，祇好忍氣吞聲，讀自己的書，任由他們去胡鬧。

### 決不低頭誰敢殺我

各大學的教授，不敢得罪那些共產黨的職業學生，招惹是非，祇好潔身自愛，不談政治，講授他們應講的功課。至於那些講政治，講哲學的所謂左傾教授，肚子裏除了馬克斯、牛克斯那一套東西，沒有甚麼。爲保持飯盆，祇好同共產黨的職業學生沆瀣一氣，盡量表示左傾，表示前進，胡說八道，罵罵政府，棒棒延安。簡直沒有幾位教授敢挺身而出，仗義執言，說幾句公道話，來駁斥他們的荒謬言論。有！祇有楊立奎。楊先生大聲疾呼，要打倒出賣民族，欺騙青年的共產黨。要喚醒青年，不要上共產黨的當，不要跟着共產黨收買的學聯胡鬧。要青年們運用自己的本能，應付惡劣環境。難怪學聯恨他恨入骨髓。要打倒他，要派二十幾個暴徒去恐嚇他，收拾他。要把他說成漢奸，說成北平市最反動，最頑固的教授，把一切不好聽的名詞都加到他的頭上。

我同楊立奎也不過一面之交，是在他接到共產黨的一百多封恐嚇信件，手槍子彈，說要殺死他以後，去慰問他，才談了兩個鐘頭，楊先生是安徽人，個子不高，穿着一件剛蓋過膝蓋的布大

褂，非常木訥，一臉忠厚像。他說話誠懇懇懇，不會轉彎抹角。態度非常堅決，表示不怕共產黨恐嚇，正準備讓他們來殺死他。他說：「我既然發現學聯被共產黨收買，我是大學教授，我對青年有責任。我應當維護真理，維護中國的倫理和道德。因衛道而死，死得其所，絕不向共產黨分子低頭。可惜那批共產黨的跳梁小丑們，沒有勇氣，真敢來殺死我。」

據我所知，楊立奎沒有任何政治背景，也沒有任何組織關係。他反對學聯，揭發共產黨的陰謀，完全因爲看到青年被欺騙，被利用，受良知良心的驅使，受教授神聖責任的驅使，激於義憤，既沒有顧慮任何後果，也不曾估計甚麼得失。他認爲該說就說，該做就做，動機非常純潔，志行非常高超，這就是他最值得人們尊敬的原因。自從何梅協定，國民黨河北省市黨部停止活動，中央派在北平，擔任秘密組織工作的負責人，先是現任立法委員劉廣瑛先生，後來是已經去世的王受泰先生，最後是倪文亞先生，他們都同楊先生沒有發生組織關係。這一點我知道的很清楚，別人給楊先生戴上甚麼帽子，都是冤枉的。楊立奎這個人，最了不起，就是我行我素，不計利害得失，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學人，科學家。

楊立奎單獨同學聯，同共產黨奮鬥了整整一年。一直到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十二月十二日，發生西安事變。全國男女老幼，沒有一個不痛恨張學良和楊虎城。認爲他們闖下滔天大禍，危害國家根本，不可饒恕。想不到學聯和民先分

子，卻在各校大事宣傳，贊揚張揚，幸災樂禍，非常高興發生西安事變。因此，引起極大多數，甚至平素不說一句話的同學們的反感。衆怒難犯，羣起反對，學聯和民先分子才害怕起來。各校學生有十幾萬人，幾乎是傾校參加，集合在天安門，開一次學生大會，聲討張揚。大家認爲學聯贊揚張揚，簡直是賣國賊，代表不了北平市的全體同學，應當揚棄。當場決議，另外成立「新學聯」，原來的反動舊學聯才被打倒。所以，新學聯成立，完全是因爲舊學聯倒行逆施，藐視全體同學的意旨，才逼出來的。並不是楊立奎有多麼大的力量，有甚麼神通，能夠創造出一個新學聯來。不過新學聯的負責人認爲楊先生是先知先覺，人格高尚。更欽佩他的那種堅強的反共產黨，反舊學聯的精神，經常去請教他，倒是事實。

### 西安事變聲討張揚

還有，那天天安門開會聲討張揚以後，準備整隊出發遊行。當時北平市長秦德純，也不知憲警奉了何人的命令，攔阻學生們前進。楊立奎先生聞訊，恐怕引起衝突，造成流血事件，給共產黨造機會。又對北平當局的無知，非常生氣，趕緊去找他們論理。

「蔣委員長西安蒙難，」楊立奎先生說：「全國人心惶惶，北平學生開會遊行，表示態度，純爲愛國行爲，既未擾亂治安，又沒有軌外行動，爲甚麼不准他們出發遊行呢？」

北平軍政當局一想，他們既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，又不站在張揚一邊，楊先生說得一點也不

錯。於是，答應楊先生的要求，撤除憲警，讓新學聯領導下的隊伍，完成了一次壯大的遊行。以後，北平的軍政當局對新學聯另眼看待，對他們的集會和活動，不再干涉了。各學校的民先分子眼看同學們都在擁護新學聯，祇好消聲匿跡，不敢再像過去，那樣猖獗了。經過這次事件，新學聯當然更感激楊立奎先生。所以，楊立奎和新學聯之間，是新學聯自然而要擁護楊立奎，並不是楊立奎要領導新學聯。共產黨不能曲解這個鐵的事實。

新學聯的負責人，師大的李子華，北大的譚菁華和李彬（現在臺灣省黨部工作，曾任臺北縣黨部主任委員。）等人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差不多每個星期，總要碰一次面。因此，新學聯的一切活動，我多少知道一些。

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「五四」紀念大會，在和平門外師範大學舉行，由新學聯主持。舊學聯的分子們要求參加，新學聯的負責人寬大為懷，以為大家都是北平市的學生，當然可以參加，滿口答應了。沒有想到舊學聯諸人另有企圖，包藏禍心。他們異想天開，想借五四紀念大會的機會，把新學聯的領導權奪取過來。新學聯不是就又成爲他們的工具嗎？

這一次開會，新學聯事先邀請師大校長李蒸、北大教授陶希聖發表演講。還沒有正式宣佈開會，舊學聯的分子們，就像一窩蜂，跑上主席臺，爭主席，大搗其亂，情況立刻緊張起來。這時會場裏的民先分子，高唱「保衛馬德里」的歌曲，想用這種歌聲嚇倒與會的大眾。新學聯的負責

人看見情形不妙，趕緊保護着李蒸、陶希聖離開會場。舊學聯衝上主席臺的人多，人多勢壯，氣勢汹汹，發動攻擊，大打出手，把椅子摔壞，來嚇唬新學聯的負責人。會場的羣衆聽到保衛馬德里的歌聲，已經非常憤怒，無法壓制。現在看見主席臺上打了起來，於是會場裏也亂了，看見唱保衛馬德里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舉手就揍。共產黨討價便宜，這次有計畫的參加五四大會，認定便宜還是他們的，來時，雙雙對對，多半攜帶着愛人一塊兒來，好像來參加勝利大會。經過一場混戰，這批傢伙，簡直稀鬆得很。腿長的早已跑出師大，腿短的嚇的屁滾尿流，有的躲藏在廁所裏，有的跑到學生寢室，鑽到牀底下，不敢出來。

說到這次打架，我又想起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。北平私立志成中學，有一千多學生，是一所比較大的中學。校長吳葆三是一位非常憎恨共產黨的人，軍訓教官山西人高建翎，軍校畢業，不但勇敢直爽，而且很得學生信仰。他們兩位不允許共產黨來志成活動，所以，志成中學沒有民先分子。可是共產黨在各學校胡鬧，學校當局應當負一大部份責任。假如都像吳葆三和高建翎，各學校就不會被共產黨所糟蹋。新學聯成立後，志成中學是支持最力的的一個學校。這次參加五四紀念大會，他們整隊前往參加，秩序井然，不像舊學聯和民先份子，三三五五，零零星星而來。打起架來，這一千多個志成的學生行動一致，那些烏合之衆的民先，那裏是他們的對手？志成先聲奪人，早把他們的魂魄也嚇得出竅了。

等到舊學聯和民先分子逃走以後，主持大會的負責人，再把李蒸和陶希聖請來，正式宣佈開會。共產黨五四事件回憶錄說：「陶希聖和楊立奎也出席了紀念大會，大會剛要開始，由楊立奎、陶希聖把持的一批特務學生和便衣警察，持木棒破瓦進入會場，對到會的學生進行毆打。」這不是完全胡扯嗎？楊立奎和陶希聖憑甚麼能使「便衣警察」呢？他們是公安局長嗎？他們是公安局的督察長嗎？況且那一天，楊立奎根本沒有去參加紀念會，陶希聖又是被請去發表演說的，他是客人，不是主人。這次打架，完全由他們爭主席，唱保衛馬德里歌曲而起，怎麼能誣賴陶希聖和楊立奎是打架的主使人呢？他們所謂木棒，是指童子軍拿的木棍，說成持木棒破瓦進入會場，可笑之至。共產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因爲他們有職業學生，乃創造特務學生這個名詞來糟蹋對方，真是無聊已極，強詞奪理。

陶希聖親眼看見舊學聯和民先分子搗亂會場，親耳聽到他們高歌「保衛馬德里」，露出國際共產黨的猙獰嘴臉，氣到極點，才在大會上罵了一陣。中國人的五四紀念大會，與保衛西班牙的馬德里有甚麼關係？西班牙的共產黨被佛郎哥元帥打得落花流水，快要攻下共產黨佔據的西班牙京城馬德里，卻要中國人在北平來保衛，來高歌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無聊幼稚到極點。

### 委實不失書生本色

五四紀念會過後，陶希聖先生寫了一篇文章「警告西班牙主義者」發表在大公報的星期評論

版。因為他們高唱保衛馬德里，所以陶先生給他們起了一個「西班牙主義者」的名詞。這是一篇分量很重，影響當時青年思想很大的文章。共產黨五四事件回憶錄還說：「第二天，陶希聖發表了一篇叫做『保衛馬德里的歌聲刺破了我的耳鼓』的文章。是不是杜撰？還是『警告西班牙主義者』以外，另一篇文章，我無法確定，因為陶先生一連發表了好幾篇『星期評論』。不過，我可肯定的說，絕對不是第二天。五四那一天是星期二，第二天應該是星期三。而大公報的『星期評論』是在星期天，是五四以後的第五天，怎麼能說是第二天呢？可見共產黨回憶錄所說的五四事件，完全是信口雌黃。又說這篇文章的稿費是五萬元，在三十五年前，大公報會出五萬元這麼高的價錢，買一篇星期評論，真是駭人聽聞，連鬼都不會相信。不過，說實在話，『警告西班牙主義者』這一篇星期評論，在當時所起的作用，影響當時的青年思想，說他值五千萬，也不算太多。共產黨祇說成五萬元，未免有些估價太低吧？

至於他們說：「五四事件之後，所謂新學聯及陶希聖、楊立奎之流的卑鄙行為被徹底揭穿了，他們的面皮被撕碎了，陷於極端孤立，偽學聯的活動也就無聲無息的停止了。」剛剛相反，被揭穿的卑鄙行為，被撕碎的面皮，陷於極端孤立的，是高唱保衛馬德里的舊學聯和民先分子。既不是新學聯，更不是陶希聖和楊立奎。無聲無息停止活動的，也正是他們自己。新學聯經過五四紀念大會的考驗，全市的學生一致擁護，基礎越發鞏固了。共產黨最喜歡做「此地無銀三百兩，

隔壁王二不會偷」的勾當，也最喜歡裝模作樣，做做「妓女恥笑人家不貞節」的無聊舉動。他們慣於改變歷史，把有說成無，把無說成有。把自己丟臉的事，賴在別人頭上，再在自己臉上貼金。想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，欺騙不知事實真像的人們。

總而言之，西安事變，舊學聯宣傳反動，引起公憤，自掘墳墓。五四紀念會，高唱保衛馬德里，成了他們自己送終的樂章，埋葬了舊學聯。當時在北平的人，誰都知道，這些事實，他們改變不了的。

共產黨的書刊常把楊立奎和陶希聖，相提並論，連在一起，好像說他們兩位是聯合在一起的反共伙伴，這也不是事實。陶先生現在住在臺北，我同他沒有來往，沒有問過他，究竟同楊立奎的關係怎樣。不過，據當年楊先生告訴我，陶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，他是師範大學的教授。陶先生教政治，他是教物理。他們兩個既不是同事，又不是同行，平時很少往來。共產黨硬把他們

兩位聯繫在一起，說他們兩位領導反共，是反動教授，實在無聊透頂。

至於楊立奎先生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，因為沒有找出那三則原啓事，詳細的情形無法敘述，確實的時間也記不清楚，是在五四紀念大會以前，還是以後。總之，楊先生的這一則啓事，狠狠地給了那批所謂左傾教授沉重的一棒。在三十年代的北平教育界，文化界，也算得上一件很有趣的插曲，值得大書特書。

七七事變以後，楊立奎離開北平，到了大後方，聽說在西北聯大教書。當時的教育當局對這位曾經同共產黨拼過命的學人，並沒有特別照顧。其實楊先生是一位很有骨氣的人，不失書生本色，也用不着別人照顧和同情。這消息還是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我在重慶，遇見新學聯負責任的李子華先生告訴我的，以後關於楊先生的消息，就不清楚了。

我能够寫成這篇紀念楊立奎先生的文章，多虧周谷先生從美國寄來許多資料，特致謝意。

## 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

汪公紀等著

第一輯 訂價拾捌元

中外人物，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，執筆名家，陣容之堅強，極一時之選，既富史料價值，又饒有閱讀興味，篇篇都是膾炙人口，百讀不厭的佳構。頃應各地讀者要求，選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。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。本書現已出版，訂價十八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